

大商传奇 追寻中国现代商人之根

不想当官的状元

曹靖生 | 著
陈峻菁

张謇奋斗史

一生与官斗，与官商斗，与超国民待遇的外资斗，干点实事不容易



民商之父在战火和夹缝中崛起的商业传奇

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弃官从商，曲线应对朝廷重税盘剥，巧借官场潜规则规避官僚资本锋芒，内忧外患的时代，数次与超国民待遇的国外资本大鳄殊死搏斗。30年间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疯长，创办大小企业数十家，建设完备的公共设施，一手造就“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赢得崇高的国际声誉，被尊为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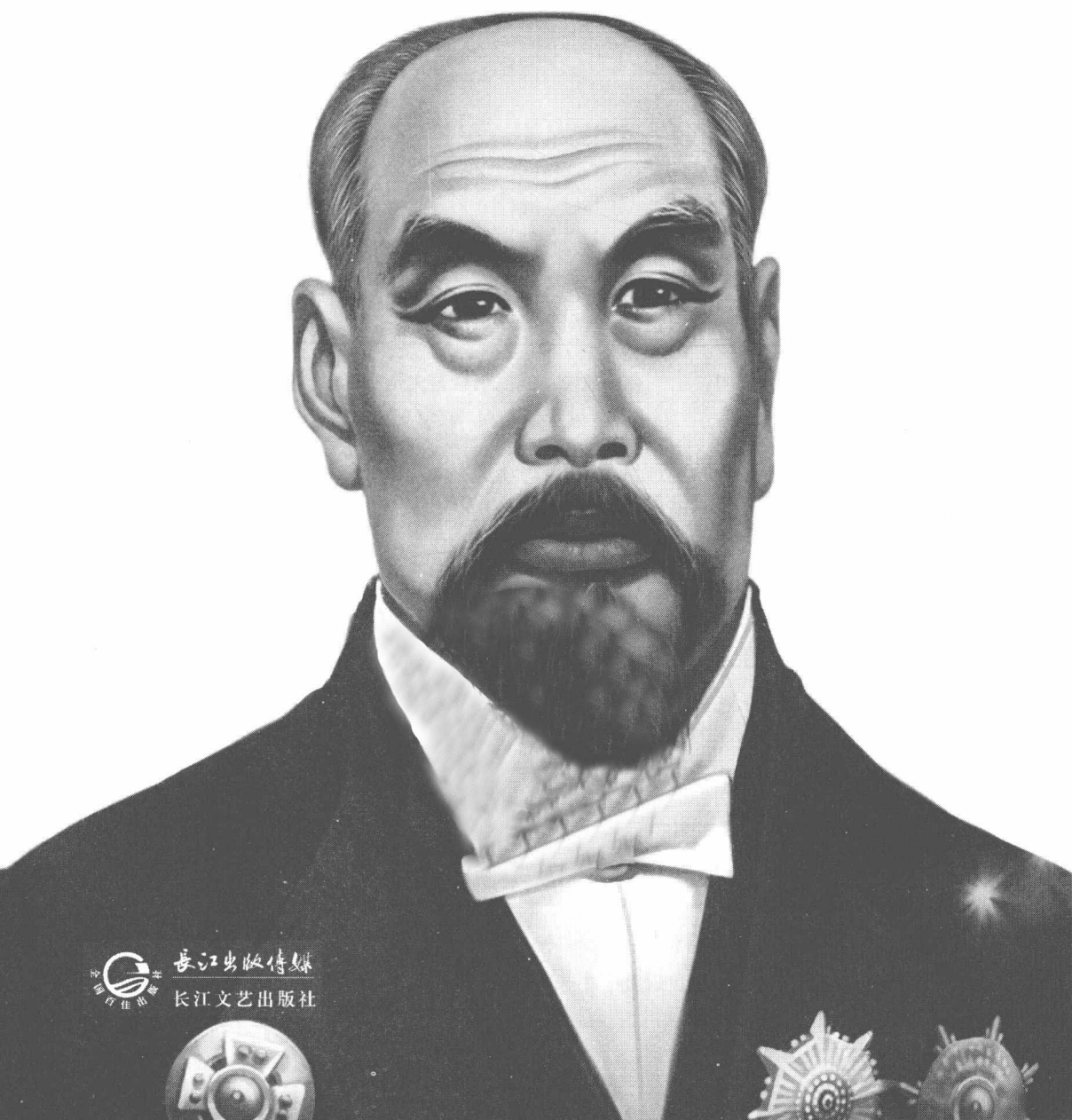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不想当官的状元

曹靖生 | 著
陈峻菁

张謇奋斗史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謇奋斗史 / 曹靖生, 陈峻菁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54-5754-7

I. ①张… II. ①曹…②陈… III. ①张謇(1853 ~ 1926) - 传记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3292号

特约策划: 高龙柱

责任编辑: 李 潇 李 艳

封面设计: 郑力琚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 027-87679300)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电话: 010-83670231)

http: //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本: 69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印张: 21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00 千字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恩科状元不是做官的料

- 大魁天下，袁世凯深夜来访 1
太和殿上痛批李鸿章，惹怒了慈禧 7
性子太直不宜做官 10

第二章 国富还是民富，这是个大问题

- 实业未办，先遭牢狱之灾 15
张之洞无计可施只得改税 19
求助上海巨商，无功而返 24
情动两江总督，商办有戏 29
唐闸镇风波 32

第三章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 状元郎四马路卖字 37
凄风苦雨乌篷船 43
柳暗花明，救命的织机 47
商人？实业家？儒者？ 54

第四章 与官商斗要有点智慧

- 让盛宣怀吃了一个哑巴亏 57
- 拿女人的私房钱办厂 62
- 大生棉纱闯进上海 67
- 官大一级压死人 73
- 大生纱厂的标准化管理 76

第五章 皇帝自身难保，维新变法失败

- 奏办京师大学堂 80
- 暗流涌动，翁同龢被罢黜 81
- 变法失败 87
- 学荷兰人围海造田 90
- 不理慈禧太后，东南互保 95

第六章 战略眼光发展事业

- 海垦公司赔了 99
- 拆东墙补西墙，兄弟也急了 105
- 分红还是继续投资？ 108
- 辛丑条约卖国，状元的末世之叹 112

第七章 甩开朝廷搞地方自治

- 兄弟齐心办教育 120
- 通州师范 124
- 在日本劝业博览会上怒发冲冠 129
- 日本学校太好了 135
- 日本考察的收获 141
- 学堂开张 146
- 地方自治 150

第八章 与日本人斗智斗勇，大赚了一笔

大生纱厂在杭州一败涂地 151

吴信全的儿子 157

兵不厌诈，囤积棉纱 160

妙计缉私，人赃并获 166

第九章 中国人自己建设的现代化城市

书生意气上了袁世凯的当 168

一百万两全部用于南通建设 175

放手大生纱厂 181

第十章 朝廷变洋奴，保路风潮撼神州

兴建新学 183

英国人打算空手套白狼 186

筹建苏铁 191

辛酸建苏路 203

英国人和朝廷是一伙的 205

盛宣怀认贼作父，天涯何处是神州 211

第十一章 先做孙中山的官，又做袁世凯的官

刺绣女神沈寿 215

武昌起义，孙中山来了 218

实业部长 224

给袁世凯和孙中山当和事佬 226

维持政权需要很多钱 233

内部风波 239

再会沈寿 243

共和了，做事还是这么难啊 250

独裁！还是独裁	257
向袁世凯辞职，死了做官的心	261
袁世凯穿了龙袍	266

第十二章 入主交通银行，想要再造一个上海

痛失挚友	267
决议再造一个上海	270
不买吴佩孚的账	274
梅兰芳通州唱《贵妃醉酒》	280
开发吴淞，一场空欢喜	285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295

第十三章 伟大的失败英雄

日本人要收购大生	299
淮海银行挤兑风潮	301
绝不能让大生纱厂落在日本人手里	306
关键时刻，朋友从背后捅一刀	310
借款无门	318
一生心血交付国有银行	323

后 记 329

第一章

恩科状元不是做官的料

大魁天下，袁世凯深夜来访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加了一次恩科会试，取中的状元叫张謇，四十一岁，江苏通州人。

暮色涌入北京南通会馆，会馆的门匾被一个结彩的红绸布装饰着。大门洞开，两边分别张贴着张謇的会试和贡试捷报。

张謇的学生徐生茂，从门外跑了进来，扬着手里头的一大叠名刺。

徐生茂道：“四先生，这次太后六十寿辰的恩科大典，你大捷天下，殿试抡魁，点得头名状元，旅京的通州乡人，都为四先生欢喜，说一定要为四先生大摆宴席，热闹三天！”

张謇平淡地“唔”了一声，仍在看手中的书。

徐生茂拨弄着手里的名刺，挑出几张重要的，罗列在张謇面前，道：“这是杨士燮、李英几个甲午恩科同年的投刺，约先生今天下午一起去翁中堂那里谒见。这是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的名刺，他们都是顶顶有名的南清流领袖，四先生，你如今也算是翁门弟子了，人家说，你是翁中堂最青睐的门生，将来必定能登阁拜相。”

张謇还是没什么反应，在专心读书。在科举路上跌跌撞撞走了三十年的张謇，似乎根本就没有感受到夺魁的喜悦。

入夜后，张謇在南通会馆大门前拱手送走了最后一批贺客，转身跨过门槛，进了小院，紧跟身后的徐生茂关上吱呀作响的包铜钉朱漆大门，也进了厢房。

张謇在桌前默坐着，家传墨盒就放在他的手旁。

徐生茂道：“四先生，你早些安置吧，明天一早，你还要率领同科进士们，一

起入宫陛见，向当今皇上叩谢师恩呢。”

张謇道：“我不困。”

徐生茂道：“四先生，怎么这次中了状元，你一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

张謇道：“有什么好高兴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早就毁了试具，不愿再入京会试，是我爹逼着我，来参加这次恩科的。”

徐生茂道：“天子门生，那是何等的荣耀，四先生虽然这些年跟着吴长庆吴军门，在朝鲜办了不少大事，《善后六策》、《壬午事略》京城传诵，可到底走的不是正途，就算当了官，人家背后也要笑话你，说四先生不是进士出身，低看一眼。”

张謇打开了墨盒，一块剑脊龙纹的古墨仍然静静地卧在红缎上，发出幽深的墨泽。

张謇道：“生茂，这是我们张家的祖传古墨，祖宗有话，哪个儿孙能会试得中，坐在保和殿丹墀前，朝天子，进策论，这块墨，就给他殿试中使用。”

徐生茂望着那块完好无损的墨块道：“先生怎么没拿它写大卷子呢？”

张謇道：“凌晨入场，日落交卷，破题策论，落笔千字，我哪还有时间再去磨墨？生茂啊，我的这半辈子，坎坷蹉跎，就跟这块墨一样，熬啊熬啊，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名扬天下，可是，我这心里空落落的……我真是恩师认定的国家栋梁吗？”

徐生茂道：“可李中堂、翁中堂他们都争着要将四先生收为门生啊！四先生在庆军幕中多年，不但文章写得漂亮，军务大事也处理得果断利落，朝鲜平叛时，你就是京城闻名的外交干才了，四先生不是人才，还有谁是人才？”

张謇还欲说什么，会馆外响起了一阵打门声。

一名知客走到厢房廊下，禀报道：“状元公，有一位海关兵备道的袁道台前来拜访。”

听得这位旧交袁世凯的名字，张謇不禁一皱眉道：“就说我睡了，改日回拜。”

为人跋扈的京城新贵袁世凯，岂会在乎他的托词，虽然知客百般推托，可袁世凯手下的兵弁们还是粗鲁地推开挡驾的知客，拉开会馆大门。

门外走进来一个身材矮小、目光精锐如鹰隼的官员，随行还有个幕友。此人年纪轻轻，已身穿三品官服色，五官周正，粗野中显着精明，这是张謇在庆军的旧识袁世凯，年轻时，在吴长庆军中，张謇与袁世凯被并称为一文一武两大得力幕僚，都有精明能干的名声。

袁世凯笑声格外放肆响亮，在院中回荡着，人还没进门，他大嗓门嚷嚷的声音已经进了廊下道：“季直兄，怎么，金榜题名，做了状元公就不肯再见故人了么？”

徐生茂打开房门，袁世凯一边说话，一边大步踏将进来。

张謇抬眼一看，在灯下认出是袁世凯，他们俩虽是旧交，却已决裂十几年，没想到这个最擅长见风使舵、卖主求荣的袁慰亭，竟然会觑着脸，深夜登门过访。

张謇不禁面带鄙夷道：“季直兄？慰亭，你现在称我为季直兄？”

他情不自禁回忆起了当年在山东登州吴长庆军营中的往事。

那是光绪七年，广东水师提督、帮办山东军务吴长庆驻登州大营的军营栅栏外，忽然急驰来一队骑马的无赖少年，领头的就是肥头大耳、五短身材的青年袁世凯，他仰脸一望营上的五色长方提督军旗，上绣着大大的隶书“吴”字。

袁世凯带缰勒马，身手利落，高兴地道：“到了！”

无赖少年们既兴奋又将信将疑地道：“慰亭，你说吴军门能给我们官做？”

袁世凯扬扬得意道：“吴军门是我爹的结义兄弟，八拜为交，他能不给我这个面子吗？吴军门是淮军的人，也就是李中堂的人，投了吴军门帐下，就等于一只脚踏到了李中堂门下。”

可吴长庆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说话，见义兄的儿子居然如此无赖行径，带着一帮浮滑少年来投军，吴长庆命人取来一个托盘，盘里有一锭五十两纹银的元宝，当面要打发他回家。

当时，二十来岁的张謇已入幕多年，成为吴长庆的左右手，在袁世凯面前显得成熟而稳重，他敏锐地注意到，面前这个五短身材的少年虽然气质粗鄙，却有一种精锐强干之气，颇为出众。

吴长庆不悦地道：“你不好好在北京念书，跑到我这里干什么？”

袁世凯道：“侄儿两次乡试不中，想弃文从武。”

吴长庆道：“哼，你爹生前就说过，你虽然聪慧过人，可刁顽成性，浑身痞气，不好好雕琢，不能成人。你读了十几年书，还满篇错字，连个策论都写不好，能在我手下做什么事？”

袁世凯有些心虚气短，道：“侄儿这次带了一帮游侠义士，想一齐到叔父帐下效力。”

吴长庆瞪他一眼道：“书读不上去，三教九流的人，你倒是认得不少。我这里没有你们待的地方，这是五十两程仪，你给我回去好好读书进学。”

袁世凯倔犟地一扭头道：“侄儿不是读书的材料，来投军之前，早就将自己历年写的文章都付之一炬，再也不想受科举之苦。”

张謇同情地望了他一眼，附身在吴长庆耳边说了两句什么，吴长庆微微点头。

吴长庆道：“既然不想回去，就把跟你来的那些无赖都打发走，在我这里住两

天，跟着张先生好好收心读书。张先生虽然比你大不了几岁，可已经名满天下，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以后，他就是你的师傅。”

袁世凯赶紧起身下拜道：“季直师，请受弟子一拜！”

初入吴幕的袁世凯，对张謇的确执弟子礼，季直师长，季直师短，叫得好不亲热，可没几年，朝鲜壬午兵变，袁世凯在平叛时英明果决，崭露头角，不但得到吴长庆的器重，而且朝廷也隐闻其名姓，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便变得越来越倨傲自大了。

张謇还记得，自己跟着吴长庆进入朝鲜王京时，袁世凯带着入朝军队立于路边，吴长庆和张謇骑马过来，望见庆军营面貌一新，旌旗鲜明、劲卒精锐，不由得拈须夸道：“唔，慰亭越来越能干了，不但军务办得好，外交也进退得当，都是你这个师傅教诲得好啊！”

张謇心下得意，微微一笑。

而穿着五品武官服的袁世凯快步上前，半跪迎候道：“参见吴大帅、季直先生！”春风得意的袁世凯，竟然根本不肯再认师傅。

在京城南通会馆的这个夜晚，回忆起往事，性情刚直的张謇不由得语言尖刻起来道：“慰亭，张謇还是原来的那个张謇，怎么在你嘴里已经换了三四个名字？季直师，季直先生，季直翁，季直兄，愈变愈奇，实在荒唐！”

袁世凯见他说起旧事，略一尴尬，仍打着哈哈，自己往椅子上一坐，道：“兄弟此来，是领了李中堂的钧旨。”

张謇依旧讥讽地道：“哦，你投了李中堂门下，难怪这两年官升得这么快！”

袁世凯道：“季直兄取笑了。”

张謇道：“不过，我记得，当年吴军门待你，不比李中堂待你薄啊！你到庆字营后，吴军门将你收为义子，从一个冒昧投军的食客，破格提拔成协办委员，直接进入营务处会办军务，三年不到，便成了五品管带副营，受吴军门腹心之托，被视为肱股之重。庆字营里那些跟着吴军门血战江淮、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哪一个有你这般飞黄腾达？”

袁世凯道：“吴军门重恩，袁某至今铭记在心。”

张謇道：“铭记？好一个铭记在心，吴军门对你有再造之恩，可你是怎么回报他的？你明知道吴军门在朝鲜与日军对峙，不愿听从李鸿章的媾和之议，一心求战，你却和李鸿章私通款曲，出卖吴军门，将吴军门交至你手上的庆字营，都拉到李中堂部下！”

袁世凯嫌张謇旧事重提，好不烦恼，只得往正题上说：“季直兄，李中堂是北洋大臣，疆臣领袖，太后面前最信任的人物，权势熏天，多少人想列入门墙而不可得，他老人家能青眼看中你，那是你的运气！”

张謇仍然不理不睬。

袁世凯道：“跟着李中堂，才有锦绣前程。翁中堂虽然是什么两朝帝师，南清流的首领，可有职无权，除了空发议论，还有什么本事？”

张謇的双目忽然一睁，怒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慰亭，你不用再为李鸿章当说客了，我不在乎什么锦绣前程，这种为保存自己北洋实力、不顾国家危难的人，就算他是煌煌重臣，我张謇一样看不上！”

袁世凯被堵住了，尴尬地笑道：“好，季直兄，既然你意已决，兄弟也就不再多费口舌了……不过，李中堂还有一事相嘱，请季直兄务必答应。”

张謇冷冷地道：“什么事？”

袁世凯道：“李中堂当年看过季直兄的《善后六策》，十分佩服。只是季直兄不明白李中堂的苦心，日本发动明治维新二十多年，国力昌盛，如今海军实力不在北洋水师之下，这两年，倭寇在台湾、朝鲜屡屡发起事端，一心与我大清求战……”

张謇道：“难道我们大清，还怕一个小日本不成？”

袁世凯苦着脸道：“北洋水师徒有虚名，打光绪十四年正式建制后，六年来，连一只新舰船也没买过，人人都说李中堂怕死不敢打，实在是这战不能打啊……”

张謇愤怒地道：“天朝上国，任由倭寇欺凌，李鸿章这位疆臣领袖，北洋大臣，难道就不该引咎自责吗？洋务运动搞了那么多年，还不如起步比我们晚的日本，还不是因为他任人唯亲，北洋水师中全用着一帮乡亲袍旧，以致贪弊横生，卒伍上下，毫无斗志。”

袁世凯道：“唉，国帑空虚，太后和荣禄他们这些旗人，又怕李中堂拥兵自重，不但不愿让北洋再壮大规模，还釜底抽薪，挪了八百万两海军军费，去修建颐和园，季直兄，李中堂请你一定要理解他的苦衷啊！”

张謇道：“既是如此，你的中堂大人对我这一介寒士，又能有什么事相托呢？”

袁世凯道：“李中堂只希望，状元公明天早晨率领这一班恩科进士入宫谢恩时，但谈风月，毋议国事。”

张謇讥讽地一笑道：“中堂大人莫非还会害怕我们这些只会空发议论的清流书生？”

袁世凯道：“你们这帮南方才子，一个个词锋如刀，动不动万言奏章，抨击时政，李中堂说他感冒时，只消看一看翁门弟子的弹劾奏章，便能发满背冷汗。”

张謇哈哈一笑。

袁世凯道：“虽然季直兄无意与李中堂结交，可李中堂却十分欣赏季直兄的文章胆魄，倘若明日之事，季直兄能依李中堂所嘱，中堂大人将来必有回报！”

夜色已深，张謇不想和这个曾经的“弟子”再多费口舌，不置可否地“唔”了一声。

袁世凯大喜道：“季直兄，告辞了！”

张謇往门外一挥手道：“不送。”

袁世凯一踏出会馆大门，幕僚便跟了过来，忍不住问道：“老爷，你以为那个新科状元真会听您的，不在皇上面前弹劾李中堂吗？”

袁世凯大步走出巷口，外面落着一顶四抬软轿。

袁世凯大笑道：“怕的就是他不说！哼，我辛苦来这里跑一趟，就是要张謇明天早上在皇上太后面前慷慨陈词，大发议论，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攻讦中堂和北洋。”

幕僚大惑不解道：“老爷，小人愚鲁，实是猜不明白老爷的用心。”

袁世凯冷笑道：“我和张謇朝夕相处过三年，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清楚？他这个人，孤傲清高，生性耿直，目下无尘，一向以国士自诩，别说李中堂了，就是太后和王王爷吩咐下来，以他这种脾气，也不见得放在眼里。十年前，他就说我卖主求荣，写了篇言辞激烈的信，跟我断交，今天我这个小人来为李中堂跑腿做说客，只有让他更生气。”

幕僚道：“可他是恩科状元，新得圣宠，倘若真的在皇上那里奏一本，不是让李中堂难堪吗？”

袁世凯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挑他去向李中堂发难？”

幕僚道：“小的不知。”

袁世凯道：“翁同龢这老东西，十几年前就对张謇青眼相看，列为首徒。所以张謇在皇上太后面前说的话，就等于是翁同龢说的话。李中堂最近受翁门那些清流派群起而攻之，太后却不发一语，不置可否，中堂大人深觉不安，我这才想出一个借刀杀人计，刚才我跟张謇说，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去盖园子，以他的耿直脾气，明天一定会当着太后面弹劾此事，他性子既直，又不懂官场的人情世故，说话毫无遮拦，肯定会把太后老佛爷给气得七窍生烟，哈哈！”

幕僚佩服道：“大人好生高明。”

袁世凯道：“到时候，太后会以为是翁同龢指使这位新科状元来让她当面难堪，连翁同龢也恨上了，李中堂的围，这不就解了吗？张謇这个状元公，哼，只怕

还没红起来，就黑得透了，永远断了升迁的指望。”

幕僚点头称是，紧跑几步为袁世凯打起轿帘，袁世凯躬身上轿。

太和殿上痛批李鸿章，惹怒了慈禧

紫禁城太和殿上，“传胪”大典即将举行。

殿外丹墀下，张謇身着六品翰林官服，站在一班新科进士的首位。

光绪在殿上端坐龙椅。

丹墀上，主事太监在唱名，引着一班进士分跪左右。

新科进士们跟着一班三品以上的王公大臣，在向光绪三叩九拜，光绪的目光停留在张謇身上。

“传胪”结束，新科进士们又被引入养心殿。

殿上，光绪和慈禧太后分坐左右，久历闹变的慈禧，面容平静，眼神中却透着几分阴鸷。

新科进士们站在朝臣之末。

光绪道：“亲爸爸六十岁大寿，加的这科甲午恩科，很有几个出色人才。”

慈禧平和地道：“皇上点选的新科状元张謇，听说是翁师傅推荐的？”

光绪道：“张謇老成能干，是有名的孝子，主持过书院，精通河工水利，还在朝鲜办过对日外交，亲爸爸，他的《朝鲜善后六策》朕看过，若是当年我们就依了这六策行事，东北三省联为一气，在朝鲜设置监国，日本人俄国人又如何敢正眼觊觎我们的属国朝鲜？”

慈禧没有说话，微微点头赞同。

张謇出列，跪拜道：“臣张謇，叩见圣母皇太后，万岁万万岁。”

慈禧道：“平身。张謇，既是你十年前就曾办过对日外交，我问你，这小日本国，自订立《天津条约》起，就在朝鲜屡屡制造事端，它到底意欲何为？是想和列强一样开放通商，多挣俩钱儿呢，还是想连朝鲜也吞并了？”

张謇道：“臣以为，日本不但想吞并朝鲜，还想连我大清也吞并了。”

慈禧不怒反笑道：“它敢！一个弹丸小国，敢打我们大清的主意，反了它不成？”

张謇道：“太后！自朝鲜壬午军变时起，臣就已察觉，日本人狼子野心，不但

覬觎朝鲜，而且垂涎我东三省，不但垂涎我东三省，而且对我大清的锦绣江山都已视为囊中之物。”

慈禧震惊道：“你说这话，可有凭据？”

张謇道：“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号称东洋俾斯麦，他一直主张日本要雄飞海外，吞并朝鲜、中国、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几十年来，日人政府，上下一心，发动明治维新，走富国强兵之路，志在以朝鲜为跳板，踏上东亚大陆。同治十三年，倭寇犯我台湾；光绪五年，占琉球；光绪八年，日本军舰陈重兵于朝鲜。太后，日本人野心勃勃，一个朝鲜，绝对满足不了它的胃口！”

慈禧道：“依你这么说，这日本，还真是不可小瞧了它。”

张謇道：“十年前起，日本开始以举国之力扩充海军，每年国库的六成收入都拿去买了军舰、炮艇，日本天皇不但自己带头捐出宫廷收入，甚至宣布每天只吃一顿饭，省钱买船，君民踊跃助捐，终以巨资购入英国最先进的快速巡洋舰，就是打算以国运相赌，和我们大清在海上决一胜负！”

慈禧动容道：“这么说，这场仗我们是非打不可了？”

张謇道：“这场大海战，不是大清要不要战，而是不得不战。”

慈禧道：“那……张謇，你说我们打得过小日本吗？”

张謇诚实地道：“以目前海军军势而言，大清不如日本。”

慈禧道：“胡说，堂堂大清的北洋水师，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打不过英国美国也就罢了，怎么可能连小日本海军都打不过？”

张謇道：“太后，那都是因为北洋大臣李鸿章备战不力！北洋水师三年来未增一枪一炮，营官贪鄙，军纪松弛，上下无斗志，而日本海军的规模如今是北洋的三倍，厉兵秣马多年，一旦开战，北洋水师绝无胜算！”

慈禧的脸色已经有些阴沉，张謇却毫无察觉，只准备借这个面圣的机会，好好抨击一下李鸿章这位位极人臣却丧权辱国的北洋大臣。侍立在旁的翁同龢到底饱经宦海沉浮，担心张謇言辞过于激烈，触怒了这位大清的 actual 掌权者，赶紧上前一步，准备插言。

慈禧一摆手，制止了翁同龢的插言。

慈禧道：“唔，你接着说下去，李中堂怎么个备战不力了？”

不懂得看人脸色的张謇依旧慷慨陈词道：“太后，十年前，大清无论是国力还是海军，都在日本之上，可即使如此，朝鲜平乱时，李鸿章仍然畏日如虎，约束部下不许与日军开战，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以致倭寇的气焰日益嚣张，大清军队闻倭色变。太后，如今我大清已被日本人逼入死角，若以退让求和，除了

向日本人割地赔款，还有什么条件可谈？以臣之见，为今之计，只有全力备战，以战定和，中国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局，希图将来东山再起。”

慈禧听得越发不入耳，诘问道：“那依你之见，大清当如何备战？”

张謇道：“买军舰，购洋炮，练新军。”

慈禧没好气地道：“说得轻巧，朝廷哪来那么多银子。”

张謇撩袍下跪道：“臣请太后以大清为重，停修颐和园，削减六十大寿庆典的银两，以资军用……”

慈禧怒不可遏，重重地一拍椅子扶手，厉声怒斥道：“张謇，你莠言乱政、狂悖放肆，简直是目无君上！”

生性耿直的张謇，直到此时，还是不肯退缩，他一边伏地请罪，一边仍亢声辩解道：“太后，国家危亡，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万请太后以社稷苍生为念，损一己之私，而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慈禧没想到还有这种不知死活、强项犯上的臣下，她用套着长指甲套的手指着张謇，手指发抖，气得哆嗦着嘴唇竟说不出话来道：“你，你……”

一旁听得正起劲的光绪，见状也吓了一跳，赶紧喝令道：“张謇，你还不赶紧退下。”

张謇听话地退出殿门。

“传胪”面君之日，竟出了如此凶险的大事，殿下台阶旁的同科进士们都纷纷对张謇侧目，无人搭理他。

张謇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虽然明知处境凶险，这样做对自己没好处，但他觉得能在皇上太后面前直抒胸臆，心中十分痛快。

养心殿上，慈禧已气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劲儿地哆嗦着。

一旁恭立的李莲英急忙上前，替慈禧抹胸捶背，轻声劝道：“老佛爷，千万不要被那书呆子气坏了身子。”

慈禧推开李莲英，面朝翁同龢，阴恻恻问道：“听说张謇是你的得意门生，他今日所言，怕也是翁师傅早就想说而未曾得便说出来的话吧？”

翁同龢虽然欣赏张謇的见解，但也被他这直言无忌的性子吓坏了，此刻，翁同龢跪在地上，擦着一脑门子的汗，连连叩头否认道：“请太后明察，张謇虽是老臣的门生，但从无私交，今日他面圣之言，全无顾忌，老臣待会儿一定重重训诫他！”

慈禧根本不听翁同龢的解释，转过脸来，对光绪厉声道：“皇上，这就是你钦点的状元！你们俩可真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好徒弟！”

说罢，慈禧重重地哼了一声，站起身来，由李莲英扶着，拂袖而去。

性子太直不宜做官

翰林院拜见座师时，翁同龢望着面前肃立的张謇，既欣赏又惋惜，叹道：“季直，你呀，脾气就像城门洞里抬竹竿，直来直去，做事有进无退，不是个做官的材料。”

张謇根本不放在心上，依旧慷慨陈词道：“恩师在上，弟子本来就无心仕途，如今皇上事事受制于后党，国事日非，朝中尽是些醉生梦死的王公大臣，眼看日本人侵华在即，却毫不为备，弟子实在是不想当这个只能给东洋人屈膝赔款的大清官员啊！”

翁同龢沉重地叹了口气，起身拍了拍张謇的肩膀。

1894年7月25日，日军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击沉大清运兵船“高升”号，同时向牙山清军发起进攻，中日甲午战争就此开始。

而山海关总兵叶志超，带着清军一路从朝鲜不战而退，连夜冒雨骑马逃跑，却进入了日军早已布下的伏击圈。

日军枪炮排轰，清军死尸枕藉，战马悲鸣，溃不成军。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又在黄海海战中惨败。

叶、丁二人均为李鸿章亲信。

经营水师多年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对甲午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养心殿上，光绪独坐龙椅，他目光冷厉，表情峻刻。

白发苍苍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进得殿来，一言不发，伏地请罪。殿中两旁，多是翁派的清流人物，他们也用同样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李鸿章。

翁同龢首先发难道：“李中堂，皇上在七月一日、四日连发两道上谕到天津，告知中日已经决裂，命你积极备战，不必企望英俄公使再来调停争端。可你阴奉阳违，竟然偷偷发电报给牙山守军，要叶志超原地待命，不准向日本人还击，以致日本人在牙山和丰岛从容布局，重创我军。李大人，黄海战败之责，你难辞其咎！”

李鸿章望了这个老对头一眼，他们俩明争暗斗已多年，积怨甚深。

李鸿章道：“老臣本打算以夷制夷，俄国公使当时已经答应……”

礼部侍郎志锐冷笑一声道：“就算俄国人调停了此事又如何？就算和议能成又